



无 忧 公 主



漢國
蕭
逸
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四）

无忧公主

「美国」萧逸

无忧公主

(上、下)

(美国)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38.25 印张 4 插页 892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6000

陕版出图字 25 - 1998 - 074

ISBN7 - 80605 - 715 - 3 / I · 620

定价: 57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2500)

昨夜雷雨之后，今天的天色看起来便显得十分晴朗。阳光不烈不柔，照在人身上暖烘烘的真有说不出的舒畅。

朱翠以乎觉得很高兴。

南国之秋，不似北地之寒，虽已入秋，除了池中荷叶，到处绿油油的一片欣欣向荣。

踏进了眼前这片碧茵的绿地，顺着一条花岗石铺地的迂回花径一直向外步出，便看见了来时所经过的大门。

朱翠边走边暗自打量着两旁景物，越觉不乐帮这处行馆规模庞大，气势雄厚，由于来时匆迫，又不欲被风来仪看出行藏，故未能仔细打量，此时心情不同，便细细地观察了一下。

只见在这片庞大的院落里，共有格式不一的六座楼阁，乍看上去各踞一方，各有一条专达的甬道通过去，并不像有什么特别的布置。

然而，朱翠却警觉到这里面是大有名堂。

首先她注意到每条甬道的形式都不一样，而楼与楼之间对映得更是十分有趣，尤其特别的是尽管每一幢楼的格式不相同，却有一扇相同的门扉彼此连锁呼应。再者，每一幢楼的顶楼瓦面之上，俱都装有一个晶光四射的珠子，乍看上去六点星光，尤其刺人眉睫。

朱翠虽然一时弄不清这其中包涵的用意，但却可以断定必有深奥的意境，心里不禁暗暗庆幸，所幸自己没有四处乱闯，否则保不住就许被困在这个微妙阵势之内，岂非自讨没趣。

思念中，青荷已带同她来到了大门。

一股猛烈的气势，直朝着二人面前逼压了过来。眼前明明是一条通畅的甬道直通门外，却偏偏给人“行不得也”的感觉。

朱翠心里一惊，已见前面的青荷绕了个弯儿，由两具石狮之间的小道绕出来。朱翠心里一动，学样步出，再踏上直出大门的甬道时，先前那股逼人的气势的压迫感觉便为之消失。

一脚踏出大门，青荷回眸笑道：“公主大概也看出来了吧！这里面步步都布着埋伏！”

朱翠哼了一声：“也只不过拿来唬唬寻常人，真要是本事的人，只怕也困不住！”

青荷摇摇头道：“也不一定，是三位岛主用尽心血亲自布署的，不怕您见笑，婢子到现在为止，一个弄不好，还要出丑呢！”

朱翠道：“这么说，不乐岛上的埋伏就更厉害了！”

“谁说不是！”青荷一面说情不自禁地吐了一下舌头：“公主去了就知道了！”

朱翠道：“你可不能再这么称呼我的了！”

青荷一笑道：“好，那就叫你小姐好了！”

朱翠道：“最好什么都不要叫。”

说话时二人已步上一条街道，一个豆腐贩子扯着喉咙：“嗨，豆腐，豆花，豆腐脑。”

朱翠由不住站住了脚。

卖豆腐的是个白头老者，赶忙上前笑嘻嘻地道：“二位姑娘来两碗豆花吧，刚刚起锅，可好吃得很呢！”

朱翠看了青荷一眼，点点头道：“反正时间还早，我们就进去吃一碗吧！”

青荷一笑道：“不是刚吃过吗，您又饿了？”

说笑着已被那个卖豆腐的老人带着落座，只不过是马路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棚子罢了。

要了两碗豆花儿，朱翠觉得很开心，笑道：“我肚子是松紧袋，可以一天吃好几顿，三天不吃一顿也没关系！”

青荷一缩脖子道：“那我可不行，一顿不吃就饿坏了！”

经过两天的相处，两人的感情无形中像是拉近了许多，虽说如此，到底彼此立场迥异，朱翠在心里不得不留下几分仔细。

青荷看来确是童心未泯，吃了一碗豆花，直嚷着好吃，又叫了一碗，问朱翠还要不要？朱翠摇摇头说饱了。就在这时，她看见一

个身着素衣，头上扎着一方丝巾，看来神态雍容的妇人，双方目光交接之下，那妇人似乎愣了一下，立刻低下了头，随即匆匆离开。

朱翠就在与对方妇人照脸的当儿，心里禁不住动了一下，只觉得对方那张脸十分面熟，只是就不知是在哪里见过白白的脸，细长细长的一双眼睛。

忽然她心里一动，蓦地想起一个人，差一点脱口而出：“李妙真？”

“青霞剑主”李妙真。

一点都没错，就是她。想着立刻离座，跑出街上，四下打量了一眼，哪里还有对方的踪影，

青荷见她忽然离开，想是有什么急事，当下也顾不得吃，丢下几个钱，赶忙跟出道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朱翠好生失望地摇摇头道：“没有什么，好像看见一个熟人，出来却又不见了。”

青荷一怔道：“怎么会呢，我们找他去！”

朱翠摇摇头说：“算了！”心里却十分纳闷儿，如果刚才所见那个俗装妇人果然是白衣庵的“青霞剑主”李妙真，实在有点令人想不透。鄂粤两省，相隔千里，好生生的怎会来到这里？再者她原是沙门比丘尼，怎地忽又改了俗装？这又是什么原因？

那是因为“青霞剑主”李妙真这个人，前此已使她与潘幼迪二人大启疑窦，更令人深置怀疑了。

朱翠几乎认为是自己看错了，因为她怎么也想不通李妙真来到这里干什么？

心里盘算着这件事，不觉同着青荷步入眼前街道，这时早市已开，来往的客商虽然不多，但已不复先时之清冷，石板铺成之街道两侧，种植着生满须茎的榕树，在上午的阳光里，显得很有生气，就像顶盔戴甲的两列巨人伫立左右。

一群人围看着什么，二女不觉也偎上去，一看之下，见是玩猴儿把戏的。

青荷尤其是稚气未退，心里先自高兴道，“好呀，这是玩猴儿的啊，我们看看吧？”

这种玩猴的把戏，朱翠见过几次，倒也不十分起劲儿，主要她

实在听不惯广东话，打算少观即去，但一眨眼工夫青荷已挤到了前面，还回过身来连连向她招呼。

围观的观众忽然发觉到两个漂亮的姑娘，尤其是朱翠那般盖世风华，俱不禁惊为天女，纷纷自动让开，让她们走到前面。

朱翠反倒觉得怪不自然的，想告诉青荷离开，场子里却响起了震耳的锣声。两只猴子各自戴着一个面具，蝴蝶穿花似地在场子里走着，其速极快。再看那玩猴的，一个瘦小的老头，大模大样地坐在一个木箱子上，手上着锣，脚也不闲着，脚趾间夹着一根鼓槌，一声声敲着小鼓，两只猴儿，听见鼓声就来回地翻着斤斗，人猴配合得极其自然。

小老头嘴里叨着根旱烟袋，一口口地喷着烟，两只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着。他身上穿着极为肥大的一件羊皮袄褂，越加显出他人的瘦小。

一阵子快翻斤斗，带来了满场掌声。小老头松下了手里的锣，扯着嗓子大叫道：“两个儿子都过来！”出口居然不是广东口音，倒是出乎朱翠的意料之外，像是很沉重的关中口音。

两只猴儿听得主人这么一招呼，立刻乖乖地来到了他的跟前。

小老头笑嘻嘻地道：“把脸子给摘下来？”两只猴子乖乖地就把头上面具给摘了下来。“磕头，磕头！”猴子还是真听话，叫磕头就磕头。一时带来了如雷掌声，铜钱子哗啦啦洒了一地都是。

小老头一口口地喷着烟，两只眼睛只是在人群里溜着，满地的铜钱根本不放在心上，倒是对于朱翠与青荷姑娘十分在意，不时地侧目斜上一眼。

两只猴子像是被他训练得极为灵巧，叫它们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地上的铜钱一枚也没有错过，都被它们拾起来，放进袋子里。

小老头嘻嘻一笑道：“拿了人家的钱，就得干点像样的给人家瞧瞧，别叫人家说鹅们不懂规矩。”

一面说着由木箱子里拿出了两把木剑，丢向两只猴儿：“就玩一趟剑吧。”

各人倒不曾想到猴子还会舞剑，何止是舞剑，两双猴子敢情身手还挺不错地对打了起来，四下里的观众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。

这一趟剑法打得十分热闹，看在朱翠眼里，尤其觉得奇怪。她

原以为猴子对招，无非是瞎比划一阵谈不上什么身手，哪里知道细一留意之下，才发现敢情大有名堂，两只猴儿所施展的竟是一路“六合剑”法，虽然不似武林健者那般得心应手，但是一招一式却也并不含糊，猴儿有这般身手，主人可想而知了。

这么一想，朱翠不禁吃了一惊，不禁侧过眸子打量了一下那个小老头儿。

小小的个头，似乎腰上还不大得劲儿的样子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个练家子，然而朱翠却不敢小看了他。

一旁的青荷似乎也看出了一些端倪，偏过脸来小声向朱翠道：“我看这个玩猴的小老头儿有点邪门儿。”

话声未歇，只听见当空“呼”的一声，一条黄影疾若星坠般，直向着朱翠头上落来。敢情一只猴子手上的木剑，竟然向朱翠头顶上招呼了下来。

二女正在说话，根本就没注意到场子里的情况，四下里观众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乍见此情，俱都惊叫了起来。

青荷一惊道：“公主小心。”

话声出口，方待向空中猴子出招，朱翠却已抢先出手自卫，只见她身子微微向旁边一闪，那猴儿手上木剑“呼”的一声已砍了个空。想必是这只猴儿得了主人的暗示，出手甚为快捷，一招不中，紧接着在空中“吱”的一声怪叫之后，身子一个翻腾，却用左手连同左腿，猛地直向朱翠脸上抓去。

四周观众乍见此情，又是一阵惊呼。

朱翠原不想在众人面前展示身手，可是一来事发仓促，再者这只恶猴竟敢如此欺人，决计给它一个厉害。

这只猴儿虽是快到了极点，奈何却难以伤到朱翠。就在它两只手爪落下的一霎，朱翠已滴溜溜地一个快转到了猴子的另一侧。

身边上，又是“吱”的一声猴鸣。另一只猴子想是见同伴没有得手，由另一个方向实地跃出，连身带剑，同时向朱翠身上落去。

四下里观众没有想到看猴戏居然还附带了这么精彩的节目，一时大乐。尤其看到朱翠展示身法，竟是这么美妙，俱都爆雷般地叫起好来。就在这声爆彩方自出口的一霎间，现场人猴交手的情况已起了变化。

原来朱翠心忿那个小老头竟然听任猴子伤人而不加管束，决计出手给二猴子一个厉害。

第二只猴子连身带剑猝然向下一落，在朱翠疾若飘风的快捷闪身之下，竟然又落了个空。

朱翠蓦地一个抢步，用“火中取栗”的招式，一下子已抓住了第二只猴子手上木剑，倏地往起一抡，已把那只猴子摔了出去。同时她身形右转，斜出一掌，直向第一只猴子身上劈去。

她施展的是凌厉的劈空掌力，掌势一出，距离着那猴儿尚有两尺左右，又把那猴儿劈得滚了出去，嘴里“吱吱！”连声怪叫不已。

朱翠掌势如果顺势击出，凭她精湛的内力，不要说全力击出，只要有六成力道，这只猴子活命之机也是微乎其微。

就在这紧张的一瞬，耳听得那个玩猴的小老人一声怪笑道：“哎唷！大姑娘饶命吧！”

说话间他身子可是丝毫不迟缓，一只手拿着铜锣，一只手拿着锣槌，那副样子就像是喝醉了酒般的，一个踉跄直向朱翠身前扑了过去。

脚下如此，手上可不含糊。小老头借着前进的势子，手上的一个锣槌，直直地向着朱翠头上招呼了下来。

朱翠右掌向上一封，用掌沿封开了小老头的锣槌，身子半侧着，滑出了尺许以外。

她已发觉出对方这个小老头大不简单，只是眼前这个地方不易动手，心中犹疑着，另一面的青荷已猛地向着对方这个小老头儿身后扑到。

“可恶的东西！”青荷嘴里这么嚷着，二掌同时递出，用双撞掌的进手招式，直向着小老头背上击去。

这可正应上了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那句话了。

小老头如果敢不回身，保不住可就伤在青荷的双掌之下。

“好家伙！”嘴里怪叫了一声，这个小老头霍地向前打了个踉跄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倏地一个斤斗翻了出去，青荷的双掌乃至扑了个空。

青荷一惊之下，才知道眼前这个小老头敢情不大简单，她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哪里跑！”

往前一上步，正待用“夜叉探海”的一招，去伤小老头的面门。朱翠忽然唤住她道：“青荷！”

青荷招式原已探出，便硬生生地收了回来，往旁一转，怒看着对方，跺了一下脚。

“公主，你……”

一想有语病，赶忙改口道：“噢小姐，”脸上一红道：“这个家伙好可恶，非给他点教训不可！”

朱翠只觉得全场所有各人的眼睛，似乎都集中在自己身上，确是怪不自然的。

“算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”

说话时只听见“咕呱！”一声，两只猴儿叫着，又像是耍上来。

这一次那个小老头出声制止道：“给鹅都站住！”

他这声喝叱还真管用，叱声一起两只猴儿顿时就站在了当地，一动也不动地把一双黄眼睛珠子直直地向小老头注视着。

“罪过，罪过，敢请是贵客驾到！”

一面说，这个小老头连连向朱翠拱着手：“不知秆不罪，狱们父子真是有眼无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二位您们请吧！”

朱翠想不到对方前倨后恭，转变得这么快，想必与青荷刚才失口叫出的那声“公主”有关，她自忖自己此刻是钦命要犯，朝廷早已行文天下，要缉拿自己全家归案，青荷这么一嚷嚷，只怕为自己惹上了麻烦。

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目前已是托庇于不乐帮，一切安危自然由他们负责，倒是看看他们怎么来保护自己，眼前大可坐山观虎斗，双方鹬蚌相争，自己正可坐收渔人之利。

想到这里，匆匆看了对方那个小老头一眼，也懒得跟他噜嗦，只向青荷道：“咱们还是回行馆去吧！”

青荷哪里知道她这句“行馆”正是在向对方透露消息，说了这句话随即走出场外。

青荷含怒地看了那个小老头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今天算是便宜你了，下次再看见你，哼，要你知道我姑娘的厉害。”

小老头只是嘿嘿笑着，连连的拱手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得罪！得罪！”

忽地一脚踹向二猴，骂道：“都是你们两个混蛋给鹅惹的麻烦，还不跪下给两个姐姐叩头！”

四周围的人听他这么说，俱都哄然大笑。

敢情这几句话，又被他讨了便宜。他日口声声吆喝两只猴子为儿子，现在却要“两个儿子”给“姐姐”磕头，岂非朱翠与青荷都变成了他的女儿？再者以披毛戴掌的畜类平称二女，寓意之刻薄毒恶，更属诬谚之至。

青荷娇叱道：“住口！”碍不住被朱翠的眼神儿暗示住，才没有发作出来。

在众人笑声里，两个人离开现场。

“太可恨了，这个家伙！”青荷一面走着道：“真恨不得好好地教训他一下才好！”

朱翠若无其事地一笑道：“你当这老头是好惹的么！我看他有点来头呢！”

青荷奇怪地道：“也说得是，以前我就从来也没见过他，一个走江湖玩猴戏的能有这种身手，确实是不容易了！”

“你要是真以为他是走江湖玩猴的可就错了！”

“那他是……”

朱翠冷冷一笑道：“玩猴儿只是他的掩饰，哼，我看这个人不是公门里的捕快就是江洋大盗，反正绝不会是好人！”

青荷一怔道：“这么说，难道他是冲着公主你来的？”

朱翠摇摇头道：“这就知道了！”

要是平常，朱翠一定会暗中留意，把这个人的底细摸清楚了，可是现在却大可不必。

倒是青荷听她这么一说，心里可就有些儿担心，因为风来仪要她照顾朱翠起居，虽说含有监视的意思在里面，却也附带着有保护朱翠安危之意，要是略有失闪，何以向这位三岛主交差？这么一想，青荷可真是有点笑不出来了。

“婢子看……我们还是回去吧。”

朱翠一笑，站住脚道：“怎么，你害怕了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”青荷道：“我想回去给馆里递个讯儿，叫他们来这里盯上这个人。”

“那太晚了!”

“怎么会呢?”

“你不信再去看去,”朱翠冷笑道:“他一定不在那里了。”

青荷愣了一下,果然回身跑到了街口,往方才玩猴的地方看了看。可不是,只不过这么一会儿的工夫,对方已经收了买卖,围着的人正在散开,却已失去了那个小老头的踪影。

“怎么样,我没有猜错吧?”朱翠胸有成竹地道:“这么看起来更证明我的话没有错了,你小心注意一点,这一两天总还会见着他就是了!”

青荷道:“您是说他会到馆里来?”

朱翠道:“这就难说了,凭他一个人,难道还敢去碰不乐帮这块招牌?”

这么一说,青荷又放心了。

“那倒好!”青荷笑嘻嘻地道:“我倒是希望他来一趟,叫他尝尝厉害。”

朱翠笑笑没有说什么。

青荷又道:“我们还去不去逛逛庙会了?”

朱翠接道:“当然去啦,那地方远不远?”

青荷喃喃地道:“远倒是不远,我只是担心,怕万一刚才那个玩猴的要是对你不利……”

朱翠冷冷一笑道:“他不敢!”

青荷本是童心未泯,听她这么一说,顿时宽心大放,跳了一下道:“好,我们就走吧!”

拐了两个弯,走了一会儿,就看见前面行人越来越多,马王庙就在街对头。今天正逢庙会之期,庙前特为扎着彩牌,各样零食小贩、杂耍,把庙前都挤满了。当然每逢这个时候,也是那些平常“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”的小媳妇跟姑娘们的解禁之期,一个个穿红着绿,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进香还愿。因此朱翠与青荷的出现倒并不太惹人注意。

两个和尚在门口敲着木鱼,接受化缘,庙门两侧放着两个大箱子,接受各方布施。每个箱子旁边都站着一个和尚,有人往箱子里丢钱,小和尚一定深深一揖,口喧佛号道:“阿弥陀佛。”

另有一个黑面头陀，一身穿着打扮，倒像是戏台上的“行者”武松那个样，手里拿着拂尘。

这人豹头环眼，就差脑门正中少了一个金钱印，否则真和武松一个样，只是他左手竖掌打着佛礼，右手的拂尘，照例对每一个进庙的人身上都拂上一下，嘴里还高声地叫着：“哈昧！”

被他这么一拂的善男信女，像是无限恩宠的，立刻跪倒地上，合十向着大殿一拜，再转过身向施礼的头陀一合十，嘴里连连念着“阿弥陀佛”，这才站起进殿。

朱翠以前在鄱阳湖也逛过几次庙会，倒还不见有这么一种规矩，遂转向青荷道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青荷笑道：“这叫‘洗佛风’，说是被这个头陀拂尘沾上身子的人，主一年的好运，我们也去沾点喜气吧。”

朱翠摇摇头道：“要去你去，我是不去！我在这里等你就是了！”

青荷笑道：“好吧，我这就去，马上回来！”一面说着笑嘻嘻地走了过去。

那个头陀的眼睛似乎老远就注意到了她们两个，这时见青荷过来，单手打着问讯，高喧了一声：“哈昧！”随即用手里的拂尘向着她身上拂了过去。

青荷也学着别人的样跪下来，向着大殿拜了一拜，再转向和尚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黑面头陀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与姑娘一起来的那位姑娘，长的好相貌，怕有一品之尊的封造吧！”

青荷站起来笑眯眯地道：“是么，我倒是不知道呢！”

头陀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今天是十一的日子，敝寺诸佛都显灵了，二位姑娘好好进去求个签什么的；保定将来福禄富贵。”

青荷点点头道：“当然，我们原是来求签的！”

黑面头陀嘿嘿笑道：“那敢情好，那敢情好。”

一面说扭头便向站在殿前的一个灰衣和尚道：“悟明，你就带两位贵客进去参见‘妙一’师太吧！”

灰衣和尚一愣道：“妙……一？”

黑面头陀面色一沉道：“就是护禅的金脸大师，你不知道么？”

那个小和尚被他这么一叱，才似忽然记起道：“啊……这我知道了！”

即转向青荷打躬道：“女施主请！”

青荷随即把他带到朱翠跟前道：“这位小师父要带我们进殿去参见一位……什么金脸大师……”

朱翠皱了一下眉头道：“金……脸大师？”

青荷道：“这……我也不太清楚！”

一旁的那个悟明和尚合十道：“金脸大师是专门来敝寺观法护禅的，大概三四天就要走了，二位施主这一次能见着了，她，可真是三生有幸！”

青荷笑向朱翠道：“听见没有，我们运气真好，马庙的神最灵了，小姐，我们快进去见见吧！”

朱翠笑道：“好吧，我们就见见这位金脸大师！”

悟明和尚单手打着问讯道：“请！”转过身子带领着二人向大殿步入。

大殿里香烟缭绕，各方善男信女拥挤一堂，确是十分热闹。

朱翠早先随母亲在鄱阳湖也曾进过几次香，凡是入庙少不了要向神佛行礼，这时乃上前点着了香，同着青荷在神前行了礼。一殿大神，一一行礼，也耗费了不少时间。

却见那个悟明和尚走过来道：“二位施主运气好，金脸师父原已过累打下了帘子，听说来了这样的贵客，便特别予以按见，二位施主请吧！”

当下二女便随着他进入殿侧的一条小小通道，来到了另一座偏殿。

只见殿前垂着一色的木质素珠垂帘，由一个身穿灰色尼衣的中年尼姑在前侍立着。

悟明和尚喧着佛号道：“二位贵客来了，请这位师姐代为接待吧！”

那中年尼姑似乎也在等待着二人，这时含笑在二女身上转了一下眼睛，遂向那和尚道：“好了，没有你的事了。”

悟明应了一声是，正要退出，这个尼姑又道：“慢着，师父关照她今天不见客了！”

小和尚应了一声是，这才转身退出。

中年尼姑随即转向二女一笑道：“师父今天一大早就已算出今天有贵客上门，要我好好候着，果然料事如神，二位施主请进来吧！”说罢转过身子，双手合十向着室内高声道：“二位女施主来拜会师父啦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室内转出一声佛号，道：“请二位施主进来吧！”

中年女尼应了一声，这才撩开了珠帘，作姿请二女进入，朱翠也就不再犹豫，同着青荷迈步进入。

这是一间布置得十分素洁的敝室，除了一些简单的家具之外，就只有一个厚圆的蒲团。这时正有一个面罩金色面具，身着同色袈裟的人，双膝盘坐在蒲团之上。

“二位姑娘不必拘礼，”这人微微颌首道：“请坐，请坐！”

朱翠合十施礼，道了打搅，即与青荷就一旁木凳坐下。

若非是她们事先知道对方这个金面大师是个女的，只由外表上看还真弄不清是男是女。

原来在那个时候每当著名寺庙庙会或是对外开放，遇有大典之期，都有例行的借助别寺庙里的有道高僧高尼来到本寺短时驻锡，对外宏扬佛法，名谓“边禅”。这些所谓“边禅”的高僧高尼，由于不是本庙的师父，来此只不过是短时的护法、讲佛，为了不致日后抢走了本庙的香火，所以本庙常常为他（她）们另起一个临时法号，本身更可易扮为各类佛相，有“以身代佛”的崇高意义在内。这类人物，自非身望隆重的佛门高弟而下为。眼前这位金面大师正是如此。

朱翠是明白这其中道理的，倒也见怪不怪，青荷却是第一次见过，不禁觉得甚是新鲜，一时频频向着这个金面女尼打量不已。

她虽是一再仔细打量，却也难以窥出对方的真面目。除了那张金色面具以外，这位师大头上还戴着一顶金冠，双手亦涂着一层厚厚金色，十根手指上俱都装着长长的金色指甲，再衬以那身金袈裟，如非事先知道她是由人所装扮，果真置身子殿上诸佛，任何人也难以辨别真假。透过这人金色面具之后，隐约可见她精光闪烁的一双眸子，此时正自向朱翠逼视着。

朱翠欠了一下身子道，“既来参拜，还请大师多多指点！感激

不尽。”

金面女尼微微颌首道：“世人所求，无非功名富贵，这些在你来说，已是眼底浮云，你是享受过的人了，还有什么好求呢？”

朱翠心里一动，暗暗惊奇不置，双方第一次见面，她竟然把自己摸得这么清楚，倒也是怪事了。当下微微点头，轻叹一声道：“大师说得是，世事无常，所求越多越不可得，反不如平心静气，一切归诸天意的好！”

金面女尼喧了一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兰心蕙质，诚是不可多得。对了，一切因缘花果，冥冥中自有安排，世人每喜求问，实乃庸人自扰。”

她说话时声音不快不缓，象是发自丹田，声音柔中有刚，却只是一个单音。像是在掩饰着什么，朱翠不免有些费解。

金面女尼话声一落，即以手指轻轻在桌面上敲了三下，发出“笃！笃！笃！”三声轻响。

方才所见鹤立门外的那个中年尼姑立刻探身进来道：“弟子在！”

“上茶！”

中年尼姑合十道了声：“遵命！”看了二女一眼，即向金面女尼身后的禅房步人。

朱翠道：“大师不必客气，我们这就告辞了！”

“不不不，这位女施主可有什么话要说么？”说话时，她眼睛转向青荷，倒使得后者一时有些忸怩不安。

“啊！不必了！我只是同着我家小姐来上香的！”

“是么？”金面女尼微微点头道：“施主你亦非久居人下之人，只怕眼前就有一步大运要应验了！”

青荷聆听下大为高兴：“真的？那我可真得跟大师您好好磕几个头了！”

说话时，那个中年尼姑已经姗姗走了进来，手里捧着一个茶盘，盘子里托着两个白瓷盖碗。

“二位施主请用茶！”一面说，她分别在二人面前各自放置了一碗。

“这是三心茶，有清心静心定心之妙，是我们大师由普陀亲自

带来的，二位施主不妨尝上一尝。”

朱翠一笑端起道：“这么说，我倒要尝尝了！”

说时便揭开盖碗，只见茶色纯碧，果然有一股扑鼻的异香，只是在碧青色茶水的碗底，置着三枚不同色泽的果子，也不知是什么东西。

朱翠轻轻喝了一口，只觉得入口有些儿甜中带淡，大异常茶，心中一动便不欲再喝。

这当口儿，却听得一旁的青荷忽然“呀”了一声，朱翠情知有异，霍地转过脸去，即见青荷蓦地自位子上站起，脸色苍白，手上一抖，所持茶碗“叭！”一声摔落地上，顿时摔了个粉碎。随着茶碗的摔落，青荷连半句话也不及说出，身子一歪，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，顿时人事不省。

朱翠一惊之下，只觉得心里一阵发慌，怕是也要落得与青荷一般下场。

只见那个献茶的中年女尼哈哈笑道：“施主你也该躺下来好好休息休息了！”

朱翠乍惊之下，才知道敢情是着了对方的道儿。

“无耻。”嘴里叱了一声，霍地抖手将桌上茶碗直向座上那个金面女尼头上砸去。

金面尼姑一声冷笑，只见她右手猝翻，金色袈裟倏地翻空而起，迎着飞面而来的茶碗只一兜，已轻轻接住。

朱翠情知自己一时大意，多半误吞了对方含有毒质的茶水，所幸她多次经验之后，体内自然留下有抗毒的本能，还不致一时发作。无如对方这个乔装的女尼，似乎已摸清了她的底细，这一味所谓的“三心茶”便是特为她专门配置的，饶是朱翠具有强烈的抗毒本能，也不能完全免除眼前之一步大难。

因这时朱翠一面强自提聚真气，不令身中的气机扩散出来，一面怒视向金面女尼道：“你这个尼姑好无来由，我们素不相识，为什么要用这毒辣的手段对我？”

金面女尼冷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朱公主你也未免太健忘了，我们原是见过面的，你不记得了？”一面说时，抬手一杨，便已把戴在脸上的金色面具揭了下来，现出了素脸青瘦的本来面目。